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左編

倖類

漢鄧通

夢幸

巧相必與  
運合謀

文帝甚悅鄧通，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遊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或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

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  
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  
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處人家

漢董賢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  
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  
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  
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  
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

爲將作大匠，第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錦，錦下至賢家童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副栢題湊外爲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累愚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詎，下有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

賢既奏而  
案成建表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  
竟坐言事下獄。歲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  
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  
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  
與光竝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  
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戶因埋獄中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

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  
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  
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  
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  
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  
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  
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  
及其兄昌斯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  
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朱戴法興

檀雅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法典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典尚之參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而法典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武崩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典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典之手尚書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  
帝愛幸闍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與常  
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膺天子願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  
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  
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篇牡死一宿又殺其  
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恭母珍之

時有恭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

小人豈可  
謀事宜不  
免矣

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  
文謙者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權蕭  
譙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何知反盡粉滅匪  
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賴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  
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輒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提牀君其密報周  
奉叔使靈會殺蕭譙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  
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  
徒因諸事左手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  
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爾死

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先父母  
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  
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之都  
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檟，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師爲首，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檟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爲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標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標。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標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屠齒。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

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諸譴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五四號爲偃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咥之俞寶慶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

北齊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賂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  
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  
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  
奸巧多機辯封爲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  
爲郡君義子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  
狎無所不爲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  
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  
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  
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

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邑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爲昭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自齊主立之。然意存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蟲之術。自期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太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剝其髮，送還家爲庶人，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

八編卷之八  
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  
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  
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  
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  
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帝怒  
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  
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之罪詔徙置楚州而已矣

唐樂工

聲玩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鵠性警黠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肉儿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勦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掖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

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  
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  
悅之至是乃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  
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  
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  
解之

唐蘇佐明

敬宗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  
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  
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餘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

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咎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

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得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脩吾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

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進景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幸四方藩鎮賄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

第一崇和  
又校其壙  
伶人可畏  
幾

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  
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  
萬人今空宮多恠當實以乃息莊宗欣然人其後幸  
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  
爲奸軍士妻女因而流涕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  
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  
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  
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  
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爲婦翁報仇乃

囚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諒，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譏友諒曰：「崇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歟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延

徽爲涇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鄴城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斷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突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讓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第存乂、以從謙爲養子。從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入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乂教王溫反、欲復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侄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

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奉  
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  
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  
宮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  
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  
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  
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塋  
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

可以信哉可不戒哉

宋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竭縣官經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而去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受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旣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枕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土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亦病其擾，乃禁糧網船，戒伐家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圍園花石，凡十餘事。聽勛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罷。能自是勛小戢，既而益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勛。主趙霖建三十六浦肺，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園池擬禁，樂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子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勦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勸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勦復得志聲焰熏灼衆人穢夫候門奴事目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得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觀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爲顯官賜從亦至金紫天下爲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趣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

歸田里。凡由勅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右編

女寵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內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末光凶年饑饉。

饑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王嘉因  
奏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邇遠矣

鮑宣論  
董賢書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絀末用不以民力共乎貴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顯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遷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挾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兵設於 妾建立非

宜以廣僭驕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母將隆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歟爲海內所歡快

左雄諫封乳母宋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

蘇舜欽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妄冀遷改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溫成之喪也

范鎮論護

葬溫成官

妄冀改遷

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

范鎮論石全斌等護葬溫成妄冀恩澤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卽望

八者奏請  
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  
斷在必行韓琦論于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  
外更乞根究因緣于求之人奏攝下府勘鞫重行責  
賞如本自行于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  
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于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  
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歐陽修乞執奏于求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佖就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  
諫就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  
拒而不納必有獻佖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法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摭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

又論舉舉直事封同內降

經濟編

嬖倖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

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侍中江數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數謝淪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牧登榻坐定教願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纏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未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議優。一日抵

掌詠諸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余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分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魯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言可以敗政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其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其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備時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吏

皆狼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終  
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  
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  
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  
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  
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  
不成民用不康

陳蕃上孝  
桓皇帝疏

終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爲夫人

### 楚黃歇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忠也智也  
非奸也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  
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  
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  
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  
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  
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  
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  
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  
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

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  
第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嬙立  
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  
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  
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  
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  
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  
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  
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

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幸其遇不爲兵而養灰土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灰土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灰土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主族而不韋廢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

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  
高故內官之厠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  
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  
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

剛毅而武勇

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

侯終不懷

荀息夫之奸國在是

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  
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事秦之諸子未有及  
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  
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  
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  
成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  
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  
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  
位如何令者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  
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  
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  
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  
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由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圜牆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君何可爲計哉。吾必見冠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處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爲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從沛郡施讐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經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貨。宅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塚塋。起嗣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  
與它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  
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  
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牀下  
拜。爲黃門給事中。上懼變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  
左右親問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  
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

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孔光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策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遠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時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其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

非如何以  
此

哀帝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下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雖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諷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等，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

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旣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旣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文皇帝卽位，放資轉爲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

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  
所爲。景初二年帝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  
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  
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  
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  
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  
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  
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  
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  
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

濟事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疾衛  
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  
入見。說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  
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太言曰。有詔免燕  
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爲  
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爲大將軍。長史  
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名  
之。

晉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司馬昭新執朝權。

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从之。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昭從之。城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

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  
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  
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  
因進請充鎮關中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  
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最私焉充以  
憂告最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  
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充曰然孰可寄懷曰最請行之俄而待晏論太子婚  
姻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  
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旣而皇儲當嫁遂不西行詔

新安在直  
羅耳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  
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  
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  
言中書監荀最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  
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  
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  
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  
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  
節越

齊褚淵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  
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附馬都尉明帝  
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  
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  
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  
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炤同  
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炤曰此非常人  
也出爲吳興道成餉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  
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豫焉洗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豈難、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既定、將  
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  
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  
淵、淵卽告道成、道成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宋明帝常歎  
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篡、褚  
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篡位、以褚淵  
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紹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

意批狷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歿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  
願之壽

齊王儉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賜美公主拜附馬  
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  
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旣平  
浚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  
謝朓平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惟二小兒捉獨道成慮

魏

鵬難之取燭遣兒剔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  
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  
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賜所以吐所難  
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  
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  
將篡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  
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  
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臞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臞稱疾臞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以爲郎中至是攀車轡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人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道成子贍請殺謝臞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爲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公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湛同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疑、得入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堂、雜戲伎、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議、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着黃縠禪跣、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繹也。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謀廢弒。既與蕭繹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繹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繹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繹。自廢天自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繹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元元年。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

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僮僕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

爲蕭雍剛假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遂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 齊江祐

江祐濟陽考城人也祐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祐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郡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驛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旣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瓛

遷右衛將軍帝祗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視靈勇東冶軍人俞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養肫帳下詒暄暄曰旦已養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姝無謂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

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懇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見殺

齊蕭謀

蕭詵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詵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武帝卧疾延昌殿詵在左右宿直上崩遣救詵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詵詵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詵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詵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詵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旦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詵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詵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詵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歡

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  
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  
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  
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  
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  
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  
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獻  
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  
是文獻伏誅

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

老死不知  
拆是沈約  
一情樣

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  
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  
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衆終不  
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  
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  
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衍請三  
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  
七十一謚曰隱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爲  
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  
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頓累清談

梁范雲

作此夢  
亦好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爲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阮，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篡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起。

居佐命帝亦推心仗之

北齊王晞

王晞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  
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晞隨高歡到  
晉陽補功曹叅軍爲常山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  
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  
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  
亦圖日全宜深體勿悵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  
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  
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

小兒成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演。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演友。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

回天下喋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  
會醉卧得解及帝崩濟南嗣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  
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  
天保李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  
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  
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  
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晞密室曰此王侯  
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  
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殿  
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時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款狎。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筭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齎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晞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恒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亮謂少時。鮮不敗績。

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思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爲聘齊副史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奇，傾心相結。至是，堅有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語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

之。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太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周劉昉

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疾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

隱也何  
軒之有

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及堅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以昉有定策功。拜爲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替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堅不懌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周武帝親總

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爲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開皇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略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

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惑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平

城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其兵出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問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爲帝猜忌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

此唐  
大盛  
何好  
乎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八

三

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賸稷十斛交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方知后錮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史記不可  
泛文率如  
非

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  
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  
宗銜憤至立德彛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  
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  
閭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  
賦敬宗狠稱賜敬德蠻酋隴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  
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  
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  
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  
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

勝紀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諡曰  
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  
會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諡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  
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  
恭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  
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  
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與司議郎來濟俱  
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

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致  
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  
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  
府周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瘠而智善  
揣事因曰我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  
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爲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  
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停司馬詔書畱復侍洛州女子淳于以姦擊大理  
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充  
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

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憑附城社。蔽劇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妾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王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左遷萊州同戶。義府云。王御史妾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靳之號曰勲格。義府奏悉取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旣

主選無品鑒才而器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  
人咨詘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  
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  
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御帝嘗從容戒  
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嫁撓法多過夫朕爲卿掩覆可  
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  
之知乃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  
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瞽然不謝徐引出帝由  
是不悅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  
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叅軍

楊行願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婿尤凶肆。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檄於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

### 唐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

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却公私，取財，縣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羣，勣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鄆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勛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勛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勛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最、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叅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不勝  
之罪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不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僮石之贏